

# 银色的旅程

A Map to the End of Time

Wayfarings with Friends and Philosophers

from

“像沉落的星一般追寻知识，  
航向人类思想的边界之外。”

探索时间智慧的哲学教师

**朗纳德·曼海姆**

Ronald J. Manheimer 著

梁永安 译



A Map to the End of Time

# 银色的旅程

Ronald J. Manheimer 著

梁永安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色的旅程/(美)曼海姆(Manheimer, R. J.)著;梁永安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5

(from 系列)书名原文: A Map to the End of Time

ISBN 7-5438-3625-4

I. 银... II. ①曼...②梁... III. 哲学—通俗读物 IV. 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6918 号

Copyright © 1999 By Ronald J. Manheim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HUNA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18-2004-062号

银色的旅程 A Map to the End of Time

from 02

作者: 朗纳德·曼海姆(Ronald J. Manheimer)

译者: 梁永安

责任编辑: 陈敬 戴茵 张辉 李永平

封面设计: 张士勇

市场总监: 张辉

出版统筹: 兄弟文化

E-mail: brother-culture@vip.sina.com

出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印刷: 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56千

印张: 11.625

版次: 2004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38-3625-4/B·92

定价: 24.9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 FROM 与 TO 之间

郝明义

阅读,不外乎为了视野的扩展,或是为了意境的享受。

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不论就其中的何者而言,我们都应该避免形成单调的直线习惯。

习惯单调了,需求会窄化,享受会浅薄。



FROM 与 TO,是两个系列。

FROM,主要是知识,希望扩展视野。

TO,主要是小说,希望分享意境。



FROM 视野。不是害怕落于人后,因而总希望争前两步来看的视野。我们需要的,也许是继续站在目前这个立足点上,也许是往旁边挪开几步,甚至也许是退后几步来看的视野。视野,没有绝对的;视野,是相对的。

TO 意境。把美丽的文字和动人的故事结合起来的小説,总能让我们进入一个特别的意境。世界的变动太复杂,我们需要一个角落,跳脱于各种论述、主张之外,可以安静地埋首读几个小时的小説。有了好读的小説,一个社会才可以延伸出一些悠然的风华。



我们希望不论是 FROM 与 TO 之间,还是 FROM 与 TO 之中,都能够提供读者多一些视野与意境的选择。

## 目录

导言  
001

第一章 灰白心魂的呐喊  
011

第二章 在赫拉克利特里打滚  
045

第三章 恋爱中的哲学家  
068

第四章 记忆之浪  
099

第五章 撒拉的笑  
125

第六章 茄子切片  
157

第七章 自传里的哲学  
179

第八章 白虹	205
第九章 寻找同时代人	236
第十章 有缺陷的时间	270
第十一章 天堂寄来的明信片	297
第十二章 归属于世界	328
译注	345
参考资料与延伸阅读	354

## 导言

“我是我遭遇过的一切的一部分。”<sup>①</sup>年老的尤利西斯(Ulysses)<sup>②</sup>在壁炉边感叹，身旁坐着他的老妻。这位解甲归家的战士，整日沉湎于回忆中。海上的大冒险、战场上的英勇事迹、与战友的手足情谊、异国风情的土地、罕见的气候——这一切，都是他可以回味无穷的经历。既然已经把生命之酒“饮到了瓮底”，既然已经“大大地”尝过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他理应感到心满意足了。但事实却不然，一宝库的回忆并不能真正满足尤利西斯，他可不是个善于反省的人，而是个伟大的行动家。安享晚年的生活并不适合他，他向往的是人生能“在使用中闪闪发光”，而不是“在弃置中生锈”。他思忖：是不是有可能把他多姿多彩的过去，转化为进入未来的门槛呢？如果真的“所有经验就像一座拱门”，那他就有望能再次扬帆出海，航向未知的遥远所在。

当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动笔重塑尤利西斯这位古希腊传说中的漫游者时，才二十四岁。当时的他，正值人生的低潮期，被沮丧、绝望和不确定感所笼罩。他有精神病的家族病史，没有人敢保证他不会有一天也得这种病；他的挚友前不久才死于霍乱；他虽然诗艺的天分过人，却一直没有获得肯定。正因为觉得人生已经走到绝境，丁尼生才会决定用

诗把尤利西斯老骥伏枥的心魂——“为憧憬而呐喊的灰白心魂”——召唤回来。

丁尼生就像他所属那个伟大文学传统的其他诗人和作家一样，擅于在创作中借用神话或圣经中的传奇角色，赋予他们新的生命，藉此自励或抒怀。但丁尼生借尤利西斯塑造自己的神话时，却别出蹊径，选择了解甲归家后的尤利西斯当他的主角<sup>①</sup>。这个尤利西斯老迈、不安而整天抱怨。不过，他最后却振奋起来，毅然告别舒适的壁炉和家庭，要“像沉落的星一般追寻知识/航向人类思想的边界之外。”就像是要为自己怠忽治国责任开释似的，他强调，这一次扬帆出海，可不是为了增加更多新鲜见闻，不是为了“在生命上再堆叠上生命”，而是为了要追逐像汪洋一样无边、像地平线一样遥远的知识。

丁尼生曾经告诉一个朋友，他写《尤利西斯》，是为了表达他“迈步向前，勇敢迎向人生的艰苦奋斗”的决心。他的尤利西斯，虽然体力“已经为时间与命运所削弱”，却仍然可以凭借丰富的回忆唤起意志的力量，仍然有着“去探寻、去发现，永不退却”的决心。既然尤利西斯做得到，那丁尼生就没有理由做不到。我们也一样。

## 经验的拱门

丁尼生的《尤利西斯》是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被认为是一个人在高中就应该读过，再不济也是大学毕业前就应该读过。然而，我却要到三十出头，才第一次正式听到“所有经验就像一座拱门”这句诗。那是在华盛顿州一家图书馆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会一共有四位朗诵者。其中之一是诗人斯塔



福德 (William Stafford)<sup>①</sup>，他要朗诵的，是得奖之作《穿越黑暗》(Traveling through the Dark) 和《烟路》(Smokes Way) 里的诗。另外三位诗人都是当地的居民，看起来都已经七十多岁。

房间里坐满斯塔福德的诗迷和其他三位长者的朋友。斯塔福德的朗诵精彩绝伦，对抑扬顿挫拿捏得恰到好处，让听众的心弦为之紧绷。他用的虽然是极简单的语言，却透露出深邃的沉思，就像《我们的生命》一诗中的这两句：

我们应该把它舍出的，这呼吸，  
那另一个呼吸，就会轻易来到。

斯塔福德朗诵完毕坐下的时候，在场每一个人都只觉得有点呼吸不过来的感觉。本来我以为，接下来三位老人家朗诵的，都会是一些传统的、押韵的诗。但我错了。我好像听说过，他们是在本地的老人活动中心学会写诗的，而指导他们的，是一位年轻的诗人。显然，这位年轻诗人的教学很成功，让他们充分领略到现代诗形式的精粹。他们的诗作大部分都是自由诗，大胆、活力十足而富幽默感。一些诙谐的段落引得听众哈哈大笑，甚至笑出泪来。

朗诵结束后有一段发问时间。我以前从未看过斯塔福德本人。他比我想象的要老。从他饱经风霜的脸、灰白的鬓角和他诗里提到自己二次大战时曾在森林保护局工作过这一点，我猜他只比其他三位老诗人年轻大约十岁。

出于冲动，我在听众席的最后面举起了手。斯塔福德回答过另外两个发问者的问题以后，就请我发问。“斯塔福德先生，请问，以你的年纪，是怎样找出创作的新题材的呢？”一个坐

我旁边的年老绅士把脸转向我，皱起了眉。我是问了个不得体，甚至不相干的问题了吗？

听了我的问题，斯塔福德笑了笑，然后怔怔望着地上，似乎是在反复思考该怎样回答。最后，他抬起了头。

“没有什么你经验过的事情是你已经经验完的。”他说，直直地看着我，“写作就是要挖掘出经验中那些你未知的内涵，就是要去碰运气。写《假期》这首诗时，我听到父亲的声音对我说：‘你的工作是要找出这个世界试着要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些你本来确信不疑的知识就会开始褪色，变得不稳定。我们都希望知识是不变的，但事情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他停下话来，侧过脸去看另外三位朗诵者。

“我不知道三位有没有读过一首我们很多人在念书时候会倒背而流的诗？”他说，“这首诗写的是一个‘慵懒的国王’，也就是年老的尤利西斯。诗中谈到了人类经验的一些特质。”三位老诗人都点了点头。接着，他们和斯塔福德就像约定好似的，同时站了起来。他们两手贴在身旁，面向着听众，像四个被老师叫起来背书的高中生那样，朗诵了起来：

我是我遭遇过的一切的一部分；  
但所有经验就像一座拱门  
外面闪烁着我未曾到过的世界，  
我愈往前走，  
它的边缘就愈往后退。

四个人的声音合在一起，让这首诗听起来就像一首赞美诗。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只觉得一股寒意钻下了我的椎骨。

那是我第一次尝试想象丁尼生所说的“拱门”的样子：它是石头或木头造的吗？还是像轻烟一样非物质的东西？或者根本就是看不见的，只是一个观念？朗诵会结束后，我从图书馆里找出丁尼生的诗来看，并开始疑惑，自己是不是就像他笔下的尤利西斯一样，是个“为憧憬而呐喊的灰白心魂”。

这首诗会让我心有戚戚，跟我自己的人生际遇有关。当时我已经三十三岁，跟《尤利西斯》出版时（一八四二年）丁尼生的年纪相当；而我也像他诗中的“灰白心魂”一样，觉得自己人生的探险历程已经到了尽头。我年轻时代所体验到的种种惊奇，以及我大学和研究所时代所从事的知识探险，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生平第一次，我不再觉得自己和我所教的学生是同一辈的人。婚姻与家庭责任的压力，工作的不稳定，还有我父亲的死（他是被帕金森氏症折磨一段时间才过世的），都让我觉得自己变苍老了。对，我的未来是还有很长，但其中却充满着责任的重担和不确定性，而我也已经失去了雄心壮志和方向感。

因此，如果丁尼生所言不假，经验和回忆真是可以被转化为新的探险的话，我很想知道窍门所在。如果仍然有一些值得探险的新世界和一些“人类思想边界之外”的知识的话，我也很希望踏上这样的追寻之旅。如果一个神话人物尤利西斯可以作为丁尼生的守护神，那现实生活中的老年人又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守护神呢？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隐藏着一个年老而勇敢的自我，那现实生活中的老年人，说不定可以透露这些自我转化与生命更新的秘密。这些秘密值得我花力气去找出来。

朗诵会之后几星期，我自愿到本地的老人活动中心当义工，教授哲学课程。起初，我对那里的老年人的认知，是透过

他们的外表——像稀疏的白发或脖子上的松皮。不过，经过好几个月的相处，分享过这些新朋友的人生故事以后，我开始把他们和一些过去了的时代经验相连起来：他们之中，有曾经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靠着吃水煮小麦果腹的，有曾经在诺曼底的滩头上九死一生的，也有靠着退伍军人福利法<sup>①</sup>而得以上大学的。而到了最后，我甚至脱下旁观者的舒服角色，把他们的人生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并具体地认识到，我有朝一日也会变老。另外，我也发现到，老年人是一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回忆、转变、历史、人的有限性和生命阶段这些哲学课题的沃土。

贯穿这些课题的主轴，乃是哲学家所谓的“时间性”（temporality）——一种对时间的内在知觉，它蕴含着一种可以从经验里唤起新意义的能力。人对时间的意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像古代和现代的哲学家都观察到的，在年轻人看来，人的一生非常漫长，但在老年人看来，人的一生却非常短暂。另外，时间会随着人的变老而压缩，以至于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在老年人的记忆里就仿如发生在昨日。

听着老人活动中心里我那些老年朋友分享诸如他们大学毕业或小孩出生的往事时，我们的眼界很难不会为之一宽，很难不会把凝视的目光，从自己的人生转向一个更大的舞台。他们也会让我们明白到，一个人外表上尽可以是白发稀疏和穿着一件舍不得丢弃的老旧毛线衣，但内里却仍然可能拥有一颗二十五岁的心。而听到他们谈及照护父母、开车行经一栋儿时住过的房子或失去一个挚爱亲人的往事和感受时，我们又说不定会忽然悟到，我们各自的人生，其实是同一个模式的复现；或是从中了解到，某些我们的人生挣扎或个人克服逆境与伤痛的小

胜利，其实是跟人类的共同处境与移动方向相连在一起的。

接下来二十年，我发现丁尼生的话一点都不错，真的是有一些我们未曾到过的世界——但不是存在于远方，而是存在于时间、记忆和历史之中。而我也在各式各样的地点——像老人活动中心、公共图书馆、安养中心、大学、博物馆、家庭聚会等等——找到了一些可以分享彼此观念和经验的同行旅人。丁尼生所说的拱门以不同的形式向我展现：有时是一扇教室的门（里面有一群热切的老年学生等着我进去上课），有时是一群手拉着手舞者所围成的圆圈，有时是一个钢琴家双手起伏所形成的弧形，有时是一个哲学家的大胆思想跳跃所画出的抛物线。而让每一个这样的场合被注入活力生气，从平凡变得不平凡的，则是想象力的力量——一种可以让人眺见可能性、超越陈腐的思想框架、克服困境与路障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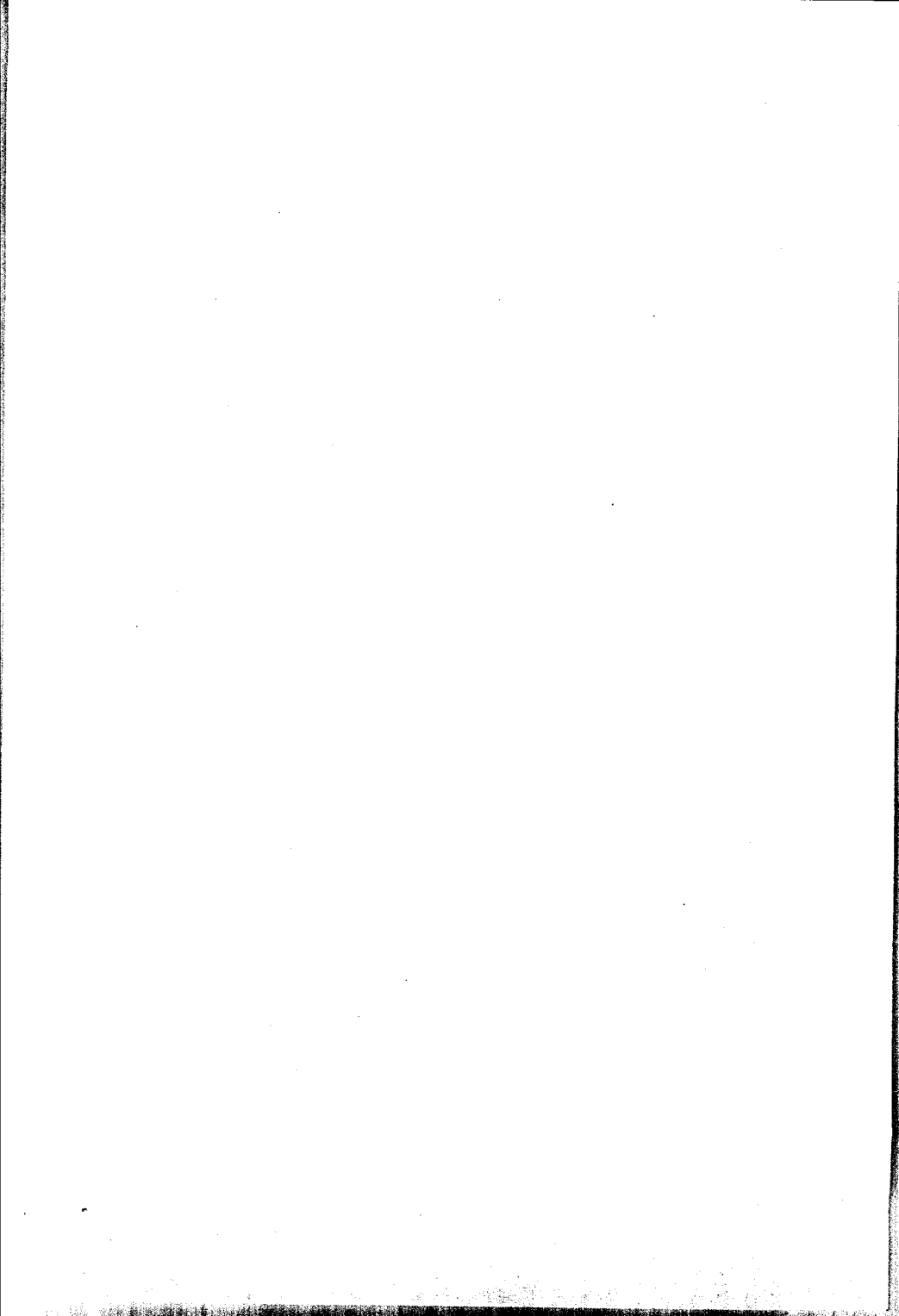
过去二十年来，我就老化、变迁和时间意识的转化这些课题所得到的发现，既有我从教授老年人哲学的过程中得来的，也有我从老年人的身上学来的。对我来说，这些发现的每一个，都是一个转折点，就像年老的尤利西斯是丁尼生从绝望迈向新生的转折点一样。因此，我努力照它们发生当时的原样，去把这样的经验捕捉回来。这些发现，有时是透过一些美妙、复杂和常常出人意表的老年人，有时则是透过跟我同龄或比我年轻的朋友与熟人（每当他们被我拉入老年、变迁和时间这些话题时，就会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所累积出来的见解，有来自别人所跟我分享的人生故事的，有来自我读过的书本的，也有来自一些哲学家所提出的观念和令人困惑的问题的——这些观念和问题，有时会在我与别人的谈话的中间突然闪出光芒。

以下章节的内容，正是取材于我过去二十年的经验，而它们致力探索的问题包括：我们有可能转化过去，在已经发生过的事件里发掘出新的意义吗？是不是有一些过去是我们应该加以遗忘，而又有一些过去，是我们务必要记住的呢？深思熟虑、自反的幽默（reflective humor）和无私这些素质，是可以透过对时间向度的崭新观照而得到的吗？老年会让人生的目的变得清晰吗，还是年老体衰只会让我们一辈子辛苦织就的意义网络为之解体？人类的经验具有普同性吗，还是说人与人的的人生经验是那样异质分歧，想建立历史共识、想成为真正的“同时代人”（contemporaries），不啻缘木求鱼？这些探索的每一个，都让我为丁尼生的拱门找到一个新的意义。

探索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让我得益最多的，是一些谈话。这些谈话，有发生在我与一群紧密围坐在一张桥牌桌四周的老年学生之间的，地点是华盛顿州奥林匹亚的老人活动中心；有发生在我与我以前的导师奥吉·尼尔森（Augie Nielsen）之间的，地点是丹麦的一个教堂墓园；有发生在我与一位中国政府高干（同时是儒家信徒）刘先生之间的，地点是加拿大里贾纳的瓦斯卡纳湖湖边；有发生在我和女儿艾丝特之间的，地点是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Asheville）我家的前门廊。

但是，当我把这些声音与地点会集在本书里的时候，却反复感受到一个两难式的压力。哲学家所追寻的，一向都被认为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普遍真理，而这些真理的有效性，是不依赖于特殊的个人和特殊的地点的。但是，每个迈向老年的个人——事实上就是我们每个人——又要怎样才能脱去他形体自我的外衣，怎样才能摆脱利己的动机和积习的成见，怎样才能把飘忽不定的想法给固定住，怎样才能突破个人历史的局限呢？

这些，无疑都是心灵生活的永恒挑战。但除此以外，我还发现我有很多舍不得丢弃的东西：像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一只冰冷的小手、一个让人激动的艰苦奋斗故事和一声面对逆境所发出的笑声。在面对这个两难式时，我所引为明灯的是我大学老师和好朋友谢普利尔（Oscar Sheppler）的一个见解：每个人生和每个地点，都包含着超出其自身之外的意义。个中的道理，我想有可能是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同一个模式的体现，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拥有从特殊窥见普遍的能力——哪怕只是瞬间的。他的另一个忠告，同样让我觉得受益匪浅：“观念与故事，不要重此而轻彼。”





## 第一章 灰白心魂的呐喊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Rhetoric)一书里说过,人生的不同阶段,是以人对时间的方向感的不同为特征的。年轻人总是往前看的,对未来满怀希望与乐观,但到了老年,因为经历了太多失望和挫折,我们会把目光转而向内,沉湎于真实的或只是自己虚构出来的美好过去中。有鉴于此,亚里士多德建议,身处在黄金年龄的人(介乎三十五与四十九岁之间),应该采取“中庸之道”,也就是采取一种介乎前述两个极端之间的人生态度:应该活在现在,既不太乐观也不太悲观,既不太急进也不太退缩。尽管今天的环境与古希腊时代已经大相径庭,但亚里士多德有关我们的时间感会随年龄而转变之说,仍然历久弥新——最少奥斯卡·谢普利尔是这样认为的。谢普利尔是我大学老师,跟我的关系亦师亦友,所以当我计划投入新的冒险,准备要把哲学引介给老年人时,很自然会想去寻求他的忠告。

尽管谢普利尔教授是亚里士多德的景仰者,但他对老年的看法却并不悲观。他认为,与其把人生历程看成一直线,不如视之为一系列的螺旋和圈圈。如果能换一种观点看人生,我们就有能力重新诠释经验和获得崭新的动力。